

張煒 周末對話

八月叢書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

周末對話
張煒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007号

周 末 对 话

作 者：张炜

责任编辑：张昌华 叶兆言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：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南京人民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.25插页4

字数：185,000 199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319-8/I·305

定 价：3.9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你的树	1
激情的延续	18
选择的痛苦	36
羞涩和温柔	48
沉浸到艺术之中	66
开始以后	83
深入及突破	109
周末问答	127
读在泰山	223
答《青年作家》	242
答《西部电影》	246
文学讨论会	253
后 记	311
张炜小传	320
张炜主要作品目录	321

你 的 树

……无论如何，你应该是一个大自然的歌者。它孕育了你，使你会歌唱会描叙，你等于是它的一个器官，是感受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和神秘的一支竹笛、一把有生命的琴。我想，作为一个热爱艺术的人，无论具有怎样的倾向和色彩，他的趣味又如何，都应该深深地热爱自然，感受自然，敏感而多情——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才可能是一个为艺术而献身的人。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很多从事艺术工作的人，并不具有这样的素质。他们对于世俗的得失出奇地敏锐，而对于自然、对于土地的变化却十分麻木。这就是我们的艺术衰落、让人失望的一个原因。当我如此审视的时候，常常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一些什么，又少了一些什么。如若不然，那就是另一些人太不合时宜、太脆弱和太牵挂了，对生活反而理解得太少——这种疑惑和矛盾促使我更深地孤单和寂寞，使我不愿思考远离我的性情的事情，也不去琢磨其中的道理。我只是认为，一个伤感的诗人

不好，但我们尚可以取他的敏感。他的温和的关怀的意思，是不会错的。只可惜我们太生硬地拒绝关于诗的那一切了。这种拒绝使我们变得越来越麻木。

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才会勤劳。他是一个劳动者，让他干什么，他都可以凭力气、凭汗水吃饭。反过来，如果是一个虚假的诗人，那么他就真的离不开他的“诗”了，离开这个，他就要贫困潦倒。原来他只是寄生在艺术这棵树上的人。他拥有自己的树，但那是用以寄生的。

而真正的艺术家本身就是那样的一棵树。他的生命就是那样的一棵树。他拥有自己的树，他与树早已把命脉系在了一起。

不论一个作家的笔在外部形态上怎样脱离了大自然，不论他怎样热衷于写闹市写拥挤的街巷和刻板的机关，我们也还是能感到他对田野上那一排高大的杨树、对渠畔上那一溜整齐的灌木的眷恋。他的这种情感无法掩藏，也无法替代。他的文笔处处透着那样的气味和色泽，大自然的荫绿遮住了他的稿纸。他总是陷入了这样的一种情绪里，而且不能自拔。我们敢肯定他是一个描绘大自然的能手，他可以有漂亮的景物描写——他现在没有写，那是因为暂时还没有机会。他一旦获得了这种机会，就会使我们大开眼界，并且跟上他一块儿陶醉。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他的特殊的周到，差不多接近于一种女性的纤细和体贴。不错，艺术家有时对这个世

界表现出的那股温存和留恋，的确也象女性。比如他们一旦用笔去描绘绿色的原野，那支笔就象刺绣的针，而写出来的文字也真的象刺绣了。

翻一翻同一位艺术家的其他作品，我们或许会发现，当他的笔真的以大自然为直接描写对象的时候，作者也就融化在其中、沉浸在其中了。他与大地一起呼吸，脉搏一起跳动。他笔下的一棵树、一株草，甚至是一粒沙子，都有了滚烫的生命。他满怀深情同时又是小心翼翼地对待它们，与之平等对话。绿色，生命的颜色，这时总是涂满了纸页。生机盎然的原野，奔腾跳跃的河流，一切都带着他的笑容和体温。这一切是那么熟悉，它引起我们无数的关于大自然的畅想，令我们回忆生活，回忆自己的童年。那时候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密切多了，那时的沙地、草木，总是我们紧密相依的朋友。我们与它们朝夕相处。后来，我们长大了，投入了成年人的生活，于是那个童年的共同伙伴也就被渐渐地遗忘了。

那为什么一个艺术家就能够一直与他的自然伙伴结伴而行呢？为什么对大自然那么忠贞不渝？他没有匆忙的步履，没有恼人的琐事缠身吗？他为什么忘不掉那一份稚嫩一份单纯、忘不掉透着晶莹的友谊和那份独特的情感？他大概具有一颗特别的心灵。

所以，他是艺术家。

他懂得钟情和怀念——那么生活中的人谁又不

懂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友谊和情感世界，但艺术家的那一份却极为深重，远非常人所及。一个人降生下来之后，他首先认识的是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生命。他差不多认为这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。这是他的最初印象。后来，只有一小部分人在无形中一直被这个印象左右，并且不能解脱。一种特别温柔的东西浸染了他，使他永远留恋着什么。他记住了赤脚奔跑在原野上的感受，差不多等于记住了在母亲怀抱中的感受。那时他认为是极度安全的、自由自在的。

这就决定了他的温和与明了事理。他在生活中不会那么生硬和冰冷。在理解事物方面，由于他更多地从被理解的对象身上出发去考虑问题，所以就能够寻觅和洞彻更曲折的道理，能够进一步地体贴和安慰外物。这样，他首先是把握事物，其次才是描叙事物。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消化和感悟，容易抓住客观世界的律动和品性，所以他往往能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和方面去做出阐释。这样，也就有了思想和境界，有了情趣也有了诗。

我们发现作家大致有两种。一种是柔和宽厚的，对大自然满怀深情；而另一种正好是冷漠的，对大自然无动于衷。前一种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人。他们是理想的人。而后一种，文学和艺术对于他们只有职业上的意义。他们不会把灵魂注入纸页和文章。你看不到他的令人激动的关于大自然的描叙——因为他就从来没有关心过它。他注目的只是眼前的世

俗利益，或者一直被这些利益所牵动。他心中没有与切近的利益相去较远的那些情愫。他为什么要牵挂田野上、河边上的那一棵树呢？它长得浓绿又挺拔，它是一棵不错的树，可是它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而我们说，它应该是你的树。它生长在你的身旁，你的心中，与你血脉相连，根须相接。它是一棵向上的生命，是你的投影或者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，总之它与你不可分离。不是吗？它就该是这样的一棵树。风来了，它在风中抖动，愉快还是不安？雨来了，这雨水只是使它洁净还是有些冷，让它频频颤抖？它的脉管里流动着的，是另一种颜色的血液吗？它的兄弟和母亲在哪里，它有自己的家族吗？它长得多么旺盛，真象一个好的男孩或小伙子，或者是一个明丽照人的姑娘。对了，它也可以比做一匹浑身闪亮的骏马。

它就是这样的一棵树。可惜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。它不能在一个人的心中溶解，那么这个人绝对不会占有这棵树。你为了辨别自己吗？那你完全可以去寻找那样的一棵树——当你把它溶进自己心灵的那天，你也就明白了自己。你真的在它而激动，你甚至听到了它在微笑或者哭泣，那么你也明白了自己。你真的深深地爱着那棵树，那么你也就算明白了你自己。

我认识一个人。他那时候三十多岁了，可是他回忆起一棵树，差不多要哭出来。那棵树就长在离

他家一里多远的地方，正好在一条小路的拐弯处。他们家的人都喜欢这棵树，它是棵柳树。它长得并不好，不够高大也不够直。可是它长在离水渠不远处，水分充足，极其茂盛。他从小就看见它，就是他出生时，这棵树早就长在那儿了。父亲领他出去时，有时就说：我们走走，到柳树那儿；后来他长大了，家里人与他抬东西，就说：我们抬到柳树底下歇一歇……柳树成了一个特别的标记。有人打听他家的住处，他就介绍那条小路、然后是一棵什么样子的柳树、然后是他的家。那棵树与他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密不可分，他曾经无数次地爬到柳树上玩耍，眺望原野。就是这样的一棵树。有一年上，附近的一个村子要盖猪圈，响应“大养其猪”的号召，没有木材，就来伐这棵柳树——那天全家人都立在门口看着，他们当中有人哭了。他哭得最厉害。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树——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认定了，而且一辈子再没变过。

那棵树长在集体的土地上，他和他一家人都不能从法律的意义上去拥有那棵树。当然了，他去阻拦、劝解人家别动那棵树，结果只能让人费解和嘲笑。不过他的确拥有了一棵永恒的树。

我想这就是类似艺术家的那种情感，可也是作为一个人最正常的情感。本来嘛，那样的一棵树被粗暴地砍掉、一个人的心中如果留不下一丝疤痕，难道不是很不正常吗？一个人在他幼小的时候倒往往是十分正常，只是到了后来他为生活疲于奔命，

慢慢也就走向了畸型。

一直维护人身上最正常的东西，原来就是艺术家的使命。他唯恐丢掉的，就是这一切。那些一般人认为所有的不可解的、不得当的种种现象，在有些人看来倒是自然而然的。他们富于想象，容易冲动，直率而又恳切，反对或拥护一种事物往往都不加掩饰，有时也难免偏激。这正是较少受到扭曲的一个生命的真实特征。他们愿意与周围的一切达成谅解，善于理解也善于同情。作为一个人来说，你不觉得这样才更真实吗？

有人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大自然。那棵树与他没有任何联系。但他的冷漠不仅仅是对于原野、对于土地，而是对于一切的事物。可怕的是这样从事了艺术。所以有些文章让我们感受不到温情和色泽，感受不到一丝安慰。我们阅读这样的文章，只会增添不必要的疑虑和猜测，兴味索然。我们体会不到一个人对于母亲——土地——的那种特殊的情感。这种情感真的存在，那么即使他写域外、写星空和海洋，甚至写战争，字里行间都会有那份沉甸甸的东西在，它的神秘的力量会使我们的心灵一次次颤抖。

只有土地才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性质，并且会一直左右我们。我们应该懂得从土地上寻找安慰、寻找智慧和灵感。我这不是一种虚指，而是说要到真实的泥土上去，到大自然中去。当你烦躁不宁的时候，你会想起田野和丛林。无数的草和花、树木，

不知名的小生物，都会与你无言地交流，给你宽慰。你极目远眺，看到地平线，看到星空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滋生出来。这种感动和悟想是有意义的。它让你从惯常的生活经验中挣脱出来，得以喘息和休憩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——躺在丛林草地上，或者绿树掩映下的一片洁白的沙子上，静静地倾听着什么？身边好像什么异样的东西也没有出现，又好像一切都经历了，通晓了。原野的声音正以奇怪的方式渗透到我们心灵深处，细碎而又柔和，又无比悠长，漫漫的，徐徐的，笼罩了包容了一切……这个时刻你才觉得自己不是多余的，你与周围的世界连成了一体、一块，是渺小的一部分，是一棵大树上的小小枝杈，是一条大河上的一涓细流。你与大自然的深长呼吸在慢慢接通，你觉得母亲在微笑，无数的兄弟姊妹都在身旁。连小鸟的啼叫、小草的细语，也都变得这么可亲可爱。你这时候才是真正无私无畏，才是真正宽容的一个人！

每人都或多或少、或明或暗地感受过那样的境界。但对于大多数人，它都只是一瞬间，是一个小小的阶段。它不可以长长地挽留，它很容易就退到了遥远的地方。而有一种人的不同之处，就是能够把自己经常地置于那种环境之下，唤回那样的感觉。这对他来说是完全自觉的。他们不顾一切地到原野上去，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树。这种精神也不断地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中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情同手足。

从艺术的角度讲，我们就可以寄期望于他了。他会写出另一种文字。他的善良会沟通其他的心灵，他不会伤害无辜的人，包括他们的自尊。要知道一个人伤害另一个人那是太容易了，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就损坏了一种至为宝贵的东西。理解这些，一个人才会善解人意，通情达理，才会懂得处事的艰难与快乐。柔细的心肠不仅仅属于女性，它还应该包括那些正常的人，那些善于自省的人，那些热恋大自然的人，那些真正具有艺术气质的人，那些富于创造力的人。你会从这样的人身上，轻而易举地发现他究竟在关怀什么，他的忧虑和不安。他愿意为保护一种原则而付出一切，决不吝惜。他对于大自然的情感，真正像对待母亲一样。

无论是多么狂妄的人，大自然都可以让他变得驯服——如果想这样做的话。无知的狂暴的人怎样欺凌大自然，我们都有目共睹。一棵挺好的树，他不知出于什么目的，偏偏要折磨它，在它的身上折去枝条、划上深痕，使它一滴滴流下血来。最后，他还要把这棵无辜的树杀掉。那棵树默默无声，忍受了牺牲。可是树木真的没有力量吗？我们知道，一棵树木好象如此，但也不完全是如此。我听说，有一个倔强一生的壮汉，走遍了天下，创下了无数业绩，征服了无数异性，最后却死得奇特。他有一天躺在一棵大树下面休憩，睡着了，大树冠折下了一根碗口粗的大枝桠，一下子把他砸死了。还有，象一片无边的丛林，可以把最精锐的一队骑兵困住，

让他们左冲右突，直到筋疲力尽倒地死亡。丛林是树木手扯手形成的，是从一棵树开始的。它们在风中呼鸣嚎叫，威势比得上千军万马——如果在这样的夜晚，你到了丛林里，不感到恐惧吗？在大雨之夜，雷电闪闪的时候，你可以借着电光看见树木怎样通身锃亮，枝条怎样舞动，那你又有什么感觉？而在无风无雨的晴朗夜晚，你如果来到了丛林里，又会觉得四处黑森森，树林变得浑然苍茫，很神秘很幽静，很让人遐想。

如果是一排树呢？它们象什么？一队士兵？一溜英俊的男子或洒脱的少女？它们生在荒野上、庄稼地里、渠畔上，我相信给人的感觉都会不同。树木，它们就是这样平常又是这样奇异。它给人无数的灵感，无数的想象，它既是我们描叙的对象，又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头，它有生命，它与人类永远在一起相伴。

很多刚刚开始文学创作的人不知道怎样才能有好的景物描写，但他们很注意训练。渐渐他们发现这十分容易，十分顺手。他们写写云彩，写写太阳，再写写树木和鸟。好象这就可以了。有时看上去，这些描写都是很正规、很象那么回事似的。可是谁也不会被它击中，不会有其他的什么感觉。因为这是机械的、没有活力的，是一种习惯性的组合——这种组合方式已经沿用了几十年。我看到不少的书就是这样组合的。它们又是行之有效的，那就是使一部书不致于变得太干瘪和枯燥，也可以让人舒一

口气——可是人们读到这样的地方，都明白那是怎么回事，都要飞快地掠过去，以免浪费时间。

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还没有沉浸到其中。还没有那样的敏感和柔和，没有成为自然的一个歌者。因而他就不会歌唱自然，他的眼睛一旦转到大自然身上，也变得茫然无定。那种关怀的、贴近的、柔柔的东西，还没有驻在他的心间。

有人也可能说，艺术是多方面的，具有不同的品位和风格。但我认为，任何风格的艺术，首先还要是艺术。就是说，所有品格的艺术品，都是从一颗艺术家的心灵上滋生长大的，而不是从其他的心灵成长的。我们也可以来剖析另一种意味的作品。这一类作品写得特别刚烈，充满了义愤，那是战斗气息很浓的东西。它的作者就一定是粗犷勇武、对生活的细微部分缺少敏悟的人吗？如果具体考查起来，你会发现事实上恰恰相反。一部真正的艺术品，无论具有怎样的外部色彩，它在本质上都有共通的东西，那就是一种挚爱和真诚。试想他的愤怒和战斗离开了爱的精神，有可能打动读者吗？有可能成功吗？真正的勇敢总是来自一腔挚爱，来自保护一种美好和善良的纯洁心地。

也有一些作品是离开了这一切的。那么它就没有体温，冰冷得让人难以接近。那样的文章无论具有怎样完美的外部形态，也还是没有生命。因为它没有灵魂。它没有在泥土上扎下根脉，大地没有教给它呼吸。它是出自人手的伪制，等于一棵假的花

树，没有芬芳也没有汁水。

我每一次走进原野都觉得自己接近了艺术。相反，有时动手写作和阅读的时候，反而觉得离开了艺术。这个精灵到底在哪里？它让我们到哪里去寻踪、去追逐？我的这个感觉有时十分强烈。常常是满怀失望地从案头上抬起身子，然后苦闷地走出——原野上活生生的一切在向我招手，我走进它们中间。在一望无际的海滩平原上，在一片片的稼禾和丛林中间，我总是感到了令人至为激动的东西。它温厚无私、博爱，它宽宥了人们的所有行为。在这里，我常常呆上很久。我可以在这个时刻里回忆很多往事，总结我的生活。这时我开始变得宁静，很清澈，也很能容忍。我对以往的不成熟的一切感到惭愧，我唯一欣慰的是我在勤奋地、诚实地劳动，我在不知疲倦地寻找。满地的花和草都欣欣向荣，小动物不停地奔跑，原野上不知有多少生灵在活跃着，劳碌着，它们有自己的美丽游戏。我觉得我在这一刻里离艺术的精灵这么贴近，它似乎近在一步之遥。

一棵棵茂长的夜合欢树开满了深红色的小花，在蓝天碧海的衬托下，象点亮了一盏盏小红蜡烛。我躺在大树下，闻着浓烈的香味儿，从未有过地激动。它们在与我无声地交谈，深情地交流。那一段逝去的岁月里，它们一直伫立在这个平原上，目睹了阴晴云晦，在雷雨里洗涤，在烈日下沐浴，在闪电里摇动和振作。而我们这些在树底记下了童年的

人，却因为生活的变迁远去他乡，在人生之路上匆匆奔波，双脚已经裂口，胡须已经变硬，而且已经不能象当年那样，在它的身上攀上攀下了。我在回忆我的童年和少年，回忆怎样渐渐地热爱了艺术？

我发现我首先学着描摹大自然。我描叙了大海和平原，以及平原上的一切植物。色彩斑斓的花让我不知怎样动笔，各种各样的大树也使我用尽了词汇。我深深地迷恋着这片原野，迷恋着原野上的一切。我觉得自己真的离不开它，即使偶有脱离，也是深深的思念和盼望。我发现大自然教导了我热爱艺术，而艺术与大自然又如此密不可分。这就是我的总结，这就是我不可改变的思路。

我羡慕那样描写自然景色：半点也没有让人感到游离和偏移，没有做为一种点缀。它与写到的人物一样，都有活脱脱的生命。作者在用笔与它们交谈，向它们发出心底的问候。他那时觉得笔下的人物与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，连成了一体，永不分离。

我那么喜欢那些自然的歌者。我也希望别人象我一样喜爱他们。他们是我推崇的艺术家。比如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，再比如屠格涅夫、后来的普里什文和巴乌斯托夫斯基，直到当代的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……我可以举出一连串的名单。他们写下了多么好的文章。每一株树都能牵动他们的情思，他们在为每一株树歌吟或泣哭。世上的所有悲哀，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语言告诉了地上的树。树木与人一样在大地上伫立，经受着自然的风雨。